左氏條貫

魯定公元年春王正

左氏條貫卷四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夌　典懷謝參訂

例

公羊子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

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叔孫婼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臨之所）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二子始謀逐季氏）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定公名）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子名）以告、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無怨于季氏）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為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魯羣公墓）公氏將溝焉、（使不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伯禽子九月立煬宮、

穀梁子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

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
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
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
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
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
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
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

非可詐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君所佩玉）歛。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玉改步。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文伯）及秦遄（平子姑壻）。皆奔齊。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

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欲逐三桓故使得罪于衛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辱三恒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定公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無闘志）曰顏高之弓六鈞、（一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顏高擊仆在地）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顚、（僞仆而止）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

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武叔己更孟氏、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

咋暫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孟氏支子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

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處父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謂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季寤辨遍也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子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

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免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刻也其軸麻約約纏刻處使不可用而歸之載葱靈車有障蔽者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景公于祝其寔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使公避其鋒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鐘磬也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禮不成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之田

穀梁子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夾谷之會見之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叔孫氏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黨）使賊射之（射藐）。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愚不知禮）而授之末（劍鋒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

叔懿子圍郈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命句）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因也）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詐爲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識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郈成）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羊子曰、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桓公僖公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府庫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火氣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水于是乎去表之槀去近火槀積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勿從已死南孺子桓之妻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臣子孝臣

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長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禮服）委（委冠）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二子（叔孫孟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力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閒（竟內）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孫）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不戰也）非魯人（不臣）也魯之羣室（都邑之家）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叔孫）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孺子洩）從之、公叔務人（公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

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魯士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以不言奔洩曰、驅之、奔也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十一年季孫欲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丘賦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以爲未足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曰田賦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重也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哀公

十四年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曷爲爲獲麟大之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生魯襄二十二年卒哀七十三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稱、君兩失之。哀公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高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桓子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哀公二十四年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

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可。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哀公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不臣之言甚多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上詩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示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

夫始有惡、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左氏條貫卷四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五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翺　參訂

鄭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三丈曰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都城也　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過百雉　非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爲內應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二百
乘約萬五千人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
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
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穀梁子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

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公羊子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言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鄭共叔之亂、（即叔段）公叔滑（公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

使私于公子豫、豫（邾大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邾地名）、不書、非公命也、（隱公五年）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攻其前也）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隱公八年）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逆婦）而後祖（告廟）、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隱公九年）北戎侵

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伏兵）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腹背受敵）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公孫閼）拔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隊死）瑕叔盈（亦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衞、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公孫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神農之後爲四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百人出、豭、行二十五人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公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鄭伯

桓公十一年

夏鄭莊公

鄭昭公

鄭厲公

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桓公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雍糾妻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謂其父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桓公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夫曰、高伯其爲僇乎。復惡已甚矣。桓公十八年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車裂曰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

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

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十六年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皆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莊公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

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

僖公七年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旣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僖公二十二年 冬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文芈女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僖公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

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文公十七年 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通訊問之官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宣多與石甲父立穆公恃寵作亂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 減難少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 子家名 佐寡君之嫡夷

太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勑成也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不擇鹿蔭之所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疾走貌而走險急何能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鯈（南燕祖）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蔡之閒、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鄭大夫）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亦鄭大夫）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

鄭靈公

以生也。刈蘭而卒。

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無禦亂之權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

鄭襄公

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公子堅 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 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哭于廟 且巷出車、遷以避之 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

鄭成公

禰于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之始祖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國皆為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望也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成公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

鄭簡公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僇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二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智罃士匄荀偃韓起欒黶士魴魏絳趙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楚子伐鄭、以與晉成、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襄公十年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獲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

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子駟子）不儆
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
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
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
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于宋、使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不救荒災毋

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晉魯衞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十二國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九月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襄公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尉氏所殺故納賂以求餘盜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子晳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城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子產等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襄公十八年鄭子孔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出師征不從禮不救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

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公十九年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十年尉止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名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革父 子孔宋子之

子也、士子孔子良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次也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父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卽子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家、三室如一、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卽鄭丹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

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

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奪人之財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喻小異于大二子張骼輔躒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箕踞衣裘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卽射犬）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性急不受屈）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襄公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即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庸以元女大姬（武王長女）配胡公（閼父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陳桓公鮑）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桓公子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桓公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俱厲公子）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靈公子）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武公莊公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動也于勇嗇貪也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左氏條貫卷五

男官賀校字